

當藝術走入社區與古蹟

滬尾礮臺 Man ∞ Man 舞蹈演出行動

受訪者 | 朱蔚庭（曼丁身體劇場藝術總監）
 撰文 | 傅佩芸（府中15動畫故事館執行館長）
 圖片提供 | 傅佩芸



曼丁身體劇場負責人朱蔚庭，來自臺南，從小就熱愛跳舞，高中念的是臺南第一學府臺南女中，原本打算在上大學時可以選擇喜愛的舞蹈系就讀，然而，父母對於她的想法提出了「念這個以後畢業要怎麼生活？」疑慮，因此在大學科系選擇時，仍依照著父母的期望選擇了清大經濟系就讀，雖然非本科系，但就讀期間仍然不忘她所熱愛的舞蹈，在沒有現代舞的學校社團中，選擇了熱舞社來不間斷自己對於跳舞的渴望及熱情，畢業進後在新竹科技園區找了工作，也加入了在地的舞團，更和朋友們組了個舞團繼續於工作餘不間斷的追逐自己的夢想，但說不上來的那個大家所期待的科技新貴工作一直無法引起她的興趣，存了錢就毅然決然地離開了新竹，並報名考取了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研究所理論組，理論組主要研究的內容是評論，這跟原本非本科系的她學習背景跟經驗都大相違背，也並非她所擅長的編舞及跳舞。

念研究所期間，移居到淡水，也開始和淡水有了更密切的關係，除了研究所的學業外，2010年那年在臺南的母親生病了，與母親感情要好的她開始了臺北，新竹，臺南三地的奔波，念書，舞團排練及陪伴母親，在身心靈都很疲累到達極限的時候，融合了自己喜愛的前衛音樂及搖滾樂，創作了《Fix》舞碼，也因為當時的生活狀況及壓力，舞蹈中投射了許多當時的狀態，編舞內容使用大量的肢體擴張和縮起來傳達面對壓力時及生活習慣被扭去改變之後的反應，呈現人性，家庭，及自我掙扎的部分，這隻編舞更引起了許多評論家的關注及迴響，也讓她更毫不猶豫地朝向自己喜愛的專業編舞前進。



■ 滬尾礮臺 Man ∞ Man 舞蹈演出行動

2008年由編舞家朱蔚庭和她的藝術家夥伴們創立曼丁身體劇場，舞蹈作品結合東方的人文氣質與西方的表現主義，作品討論人類的普遍經驗。在充滿創造性的舞者組成，致力於舞蹈帶來的感性和豐富的心靈延伸表達，更運用身體與物件，將詩性及社會生活的問題編織成舞蹈；2010年在策展人的邀請下，開始嘗試離開傳統劇場，將舞蹈作品移地呈現，首次在廢墟中演出《Fix 2》將舞臺移往廢棄多年的建築空間內，也因為這次的嘗試更讓她感受到空間氛圍及結構，更能讓舞者演出及動作到位，更直接地將氛圍呈現給觀賞者，也因此才會開始了與淡水古蹟博物館合作滬尾礮臺上的演出。

與百年古蹟一起共舞，打破大眾對於傳統古蹟的印象，除了專業舞者更加入了社區在地的素人演員們，橫跨20~70歲的舞者，這些原本是淡水長老教會松年大學的學員們，因為課程而開始跳舞，在多年的互動上更培養出深厚的情感，這些婆婆媽媽儼然已經將舞蹈視為當孩子長大離家後，人生第二大事，當她大膽的提出要在



表演者置身剛硬且侷限的鐵水泥礮臺甬道內



■ 舞者們和現場的素人演員一起互動

淡水古蹟上表演的構想時，學員們多表示支持，雖然一開始覺得不可能達成，但在經過四個月的訓練，經過多次彩排及不斷的累積經驗，讓他們開始適應自己的身體，展現自己肢體，更能夠依著編舞家的指導，完整的呈現演出樣貌。在淡水滬尾礮臺演出的作品更帶出來孩子成長，離家後，父母親與孩子的日常對話、經驗，帶出世代間的難以溝通、封閉的現況；以此作為一個社區學員參與的作品，將社區，生活經驗，以及專業舞者共同串連匯集的作品中，將原本嚴肅的議題，以一種很親近，及易懂的方式呈現。

演出作品中不時的穿插著對話，歷歷顯示社會現況中親子關係、社會期待、青年理想……。當對話從冷靜變成混亂後並開始互相嘲諷時，作品悄然的將場景改至於另外一個場域——礮臺內的封閉甬道，這個過道拐彎的空間，狹小悶熱三女兩男舞者，在這個亮起一盞微光的通道內，不斷地以扭曲及擴張身體呈現現實生活中自我意識掙扎的澎湃情景，更成為一個再完美不過的舞臺場景，舞者再度背誦出意象的文句，不斷的重複及循環，展現了舞者肢體力度及美，更呈現了編舞者想表達的及內心自我混淆及瘋狂的撞擊狀態。

從濕熱的甬道移到戶外開闊的空間，專業舞者與素人演員們，兩兩跳著舞，將原本自我內心掙扎後釋懷的感受呈現得淋漓盡致，這是一個舞蹈作品，有了民眾的參與、卻又善用滬尾礮



■ 模糊、打破、流動著觀眾與演出者的界限，所有參與者在舞臺上下交融

臺的粗獷、蒼礪。有著超過 50 歲的素人演員們，再善良、尋常不過的裝束，卻完整呈現了當今生活中，每個人都曾遭遇過的問題。在演出結束之際，天空已一片深藍，伴著若隱若現的星星，感覺礮臺沉默的經歷數百年，及淡水時間流動、更讓礮臺舊歷史場景的演出顯得讓人反思，就如同曼丁身體劇場的團名 "Mending" 所代表的意思那樣，創作對於編舞家朱蔚庭而言，是一種生命的修補，也是勇於追求人生之中美好價值的方式；對於前來觀賞自己作品的觀眾來說，她希望那是可以讓有著相同生命經驗、或是類似感受的人也能像自己一樣從中獲得抒發的力量；即使在生命經驗上沒有共鳴，最起碼也能懷抱著一種探索新事物的心情來看舞，並從中獲得樂趣。



■ 淡水長老教會的學員和舞者一起排練後的合影